

长安三万里 风月满梁园

□ 单保良 赵恒华 韩际东

梁园的文化与文化的梁园

——由《长安三万里》引发的思考

□ 丁玉琳

电影《长安三万里》被观众誉为“独属于中国人的，极致浪漫的电影”。作为文史题材的动画电影能获得观众如此大的认可，除了有美学和剧本风格方面的突破，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历史的长卷在李白和高适的故事间慢慢展开时，当我看到《长安三万里》中出现梁园的田园风光，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时，我得以明白那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先简单说一下这部电影。故事以高适的视角展开，在边塞的大军帐中，在监军大监的一再追问下，老迈的高适回忆起了他与李白的一生交往。影片中，二人相识在一场误会中，关于“是不是小偷”的问题，好好干了一架，自此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高适淳朴老实，李白聪慧洒脱，像极了现实生活中两个好伙计，不拘小节，包容谦让，而又互相影响，成就对方。这是最能直接引起观众的共鸣点。除了李白、高适、杜甫、王维、王昌龄、贺知章、李龟年，这些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还有朗朗上口的48首唐诗，在影片中得到了生动的“落实”。美轮美奂的画面，还是通过天真无邪的动漫展现，真是再好不过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的想象。观影现场，观众不自觉会书、影迁移，或一起背诵，这怕是在其他观影过程中不会出现的场景。

电影里，长安、黄鹤楼、梁园是三个重要的地点，也是三处最为著名的文化场，而梁园是最古老又最负盛名的。我认为，一部好的电影真正能俘获人心的，除了故事和画面，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则是更为重要的点。前者是骨架，后者是灵魂。这又引发了我一直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梁园，完整意义上的古代建筑群已在无情的岁月中锈蚀，而它的辉煌一直扎根在记忆深处，一代代影响着我们的，我们歌颂着，也自豪着。到底是什么使梁园产生了这样亘古相传的力量？

二

梁园的文化能量要从西汉的文学家们说起。当好辞赋的梁孝王刘武在商丘做他的梁王时，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文人雅士成为竹荫蔽日的梁园宾客，并为之吟咏。

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学家是司马相如，他原名犬子，因仰慕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少时，他喜欢读书练剑，亦好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汉景帝时，他被封为“武将军”，不喜欢这个官职，与汉景帝又没有相同的志趣爱好，所以，当好辞赋的梁孝王刘武入朝时，他便认定眼前的刘武为知音，随即“罢工”，前往梁园，结交雅士。在梁园，他度过了几年优渥的生活，为梁王写下《子虚赋》，盛大的游猎场面，当日梁园宾客们的富丽豪奢，皆跃然纸上。这篇震古烁今的辞赋，结构宏大，层次严密，句式变换，语言华丽，气势磅礴。鲁迅先生评价道：“……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词，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在梁园写下此名篇，开创了“梁园文学”的辞赋新时代。

与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媲美的还有枚乘，二人并称“枚马”。他先为吴王的文学侍从，后不得志，离开吴王成为梁王门客。他的代表作《梁王菟园赋》是最早描写梁园的文字。通篇文采飞扬，读来身临其境，令人神往。这些描述梁园风貌的文字为我们了解汉代梁园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同时，雅集梁园的还有邹阳、庄忌等，他们作赋多篇，为汉赋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无如梁者也。”三百里梁园则为这些文人提供了理想的驰骋之地。现今，很多学者为研究方便，将梁孝王及汉赋大家们以东苑（梁园也称东苑）为中心形成的这个文学群体，称为“东苑文学”或“梁园文学”。

三

唐朝时期，梁园已不复汉时的梁园，三百里的梁园已只剩下七台八景的遗迹。李白、高适和杜甫畅游梁园时，也只能吊古伤今了。但是，虽然汉时的官廷苑囿不复存在，而文化的梁园依然存在，依然还能催化诗人们的豪情。高适以魏国兴衰为主旨，写下《古大梁行》；李白十一岁的杜甫，在高适的抛砖引玉下，写下著名的《遣怀》；而一向桀骜不驯的李白，自然不甘落后，酒醉之后，一口气在墙上写下了《梁园吟》：“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据说，因为这首诗，前宰相宗楚客的女儿买下这面墙壁，和李白结下了一段良缘。

著名学者余秋雨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他知道他当然知道处处有诗意，正因为看得多了，才更能给出一个公平的评判。他说，唐诗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在说到三人的梁园相会时，他更是羡慕有加，诗意地表达道：“我曾动念，认认真真学会骑马，到那儿驰骋几天。那一带已经不是打猎的地方了，但是，总还可以高声呼嘯吧？总还可以背诵他们的几首诗作吧？”

三位好友在梁园斗诗的故事收录在《唐代子传》中，无论后人有没有不同意见，都足以让这次的“梁园雅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使其传世的诗歌成为千古绝唱，为梁园文学提供更深厚的积淀。

文化的梁园就是在明清时期，还依然是文人心中圣殿。侯方域等人组织了诗社，叫作“雪苑诗社”（梁园也称雪苑），足见梁园文学的影响之大。那些文学巨匠像一颗颗璀璨明珠放射着光芒，映照着我们千百年后的我们。

四

《长安三万里》出现的梁园一派田园风光，是唐朝诗人高适长年躬耕之地。每当他遭遇人生的挫败时，梁园都会成为他的归宿地，吾心安处是故乡，梁园之于高适，是一份内心的宁静，是灵魂栖息之地。

电影最后，高适说：诗在，人在，文化就在，长安就在。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吗？到底是什么使梁园产生了这样亘古相传的力量？是两千年梁园孕育的文化，它蕴含在梁园诗歌之中、梁园故事之中，它刻在高铁广场的某一块浮雕墙上，它驻立在清凉寺、三陵台的琉璃瓦上，它氤氲在黄河故道广袤的湿地之间……

梁园文化是梁园的根和魂，它根植在梁园的角色角落。当有一天，你读到书里、电影里、生活里那些属于梁园的文化与现代成就，心里油然而生自豪感的时候，你一定是那个最爱梁园的人。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梁园的文化在，梁园的繁荣就在。

编辑：蔡明慧

E-mail:shqcmh@126.com

文化周刊



2023年8月4日 星期五

新闻搭台 文化唱戏

文化简讯

新编现代戏《千里“髓”缘》剧本研讨会召开

本报（记者李岩）“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剧本，情节流畅、语言质朴，第一稿能这么有骨肉有肉地将黄伟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背后的故事展现出来，可以说立意很好，情中有戏，戏中有情，催人泪下。”8月1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召开新编现代戏《千里“髓”缘》剧本研讨会，商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演员陈新琴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地说。

新编现代戏《千里“髓”缘》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任金义创作，以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河南省路桥集团工会副主席黄伟为武汉白血病患者胡磊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的真实故事创作，深刻展现了捐献者的执着、患者的顽强、父受母爱的伟大以及红十字工作人员的敬业奉献、红十字志愿者的

的大爱情怀。为了用戏曲的方式讲好“商丘好人”故事，任金义多次和黄伟进行交流，并深入到武汉采访胡磊及他的父母，挖掘出很多令人落泪的感人细节。经过认真思考、反复锤炼，他创作出全国首部以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主题的现代戏《千里“髓”缘》。

研讨会上，商丘戏曲界和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就剧本的创作初衷、思想主题、故事结构、人物设置、音乐风格、唱词语言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对提升打磨剧本提供了宝贵建议。国家一级编剧张锡荣说：“《千里“髓”缘》主题鲜明、立意清晰、人物形象生动，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讴歌了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引领了社会风尚。为了使剧本更有看点和感染力，从宣传品提升到艺术品，还需要找准‘出情点’，对人物的思想感情进行深入挖掘、对故事的编排进行剪裁，让人物的形象更丰满、让故事情节更曲折、让剧情安排更巧妙，这样与观众见面后，才能好看、触动人心。”

音乐唱腔是戏曲的“半边天”，再好的词没有音乐的配合也引不起观众的情感共鸣。现场，国家一级作曲杨义领就新编现代戏《千里“髓”缘》的音乐风格和创作进行了初步分析。他说：“《千里“髓”缘》的唱词符合编曲的合辙押韵，很接地气。在音乐编创上，整个音乐氛围将跟着剧本结构和演员的表演节奏进行编排，努力做到锦上添花。”

电影《长安三万里》火了，作为一部国产动画电影，以一种中国人的构思，尽显盛唐风月。淳朴的高适，潇洒的李白，青涩的杜甫，再加上王维、王昌龄、贺知章、李龟年等盛唐时期的文魁泰斗们的穿插相约，让《长安三万里》的风骨更加丰满，更加生动。

将一段繁华细腻品味，故事的斗转是人们对于理想的不懈追求，地点的星移是朋友之间彼此欣赏的友情。高适、李白、杜甫，从相识相遇，到成为知己，也将梁园搬上了银幕。梁园，也称东苑、兔苑、兔园、雪苑、修竹园、竹园、梁苑，是汉景帝之弟、汉武帝之叔梁孝王刘武的园林。因刘武在平定七国之乱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再加上皇太后窦漪房对其百般宠爱，刘武修了方圆三百余里的锦绣园林、官宇别墅，其景致一般记载为“七台八景”（对于“七台八景”的具体定位，于史学界中存有分歧，梁园的景致应该远丰富于七台八景）。性格狂傲的梁孝王刘武有称帝之心，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招贤纳士，他便乐于游山玩水，经常与贾谊、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庄忌等辞赋名家乘夜游，指点方道。

关于梁园景致的记载，多以梁孝王刘武的御用文人、门客以及南朝辞赋家的文章为凭，如枚乘的《梁王兔园赋》中记载有“修竹檀栾，夹池水，旋兔园，并驰道……西山，山鹊野雉，白鹭鸂鶒，鸛鸛鸛雕，翡翠鸂鶒，守狗戴胜，巢枝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喙尾离属，翱翔群熙，交颈接翼，闾而未至，徐飞迢迢，往来覆水，离散而没合，疾疾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也……”再如谢惠连的《雪赋》：“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弈弈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

读到这里，大伙儿的心中或许产生更深一层的疑问，梁园的山呢？梁园的水呢？梁园的风景呢？梁园可是一马平川啊！关于这个问题，还真得需要下一番功夫进行考证，进行严谨的解释。梁园的地貌具有很强的历史变迁性——逐渐从丘陵地貌过渡为平原地貌，究其变迁原因有二：一是宏观地质构造的作用，二是黄河泥沙沉积的作用。

从宏观地质构造上来讲，商丘市大部分地区属于地质沉降带。据有关地质数据显示，华北南部、黄淮地区、渤海地区是中国境内地质下降较快的区域之一，有些地区每年下降的速度甚至接近或超过两毫米。若依此算来，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部分沉降区的沉降总和已经接近或超过十米了。在商丘市境内，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黎丘（商丘市一体化示范区贾寨镇）、永乐固（梁园区刘口镇）、景毫高地群（梁园区李庄镇、孙福集乡，民权县境内，山东省曹县南部地区）、宋台（褚霞台）、豫滚岩、栖霞岫、百灵山、三陵台、青陵台（女郎台）、老君台、大塌堆、魏塌堆等均受到了地质沉降的影响，在长期的地质运动中逐渐下沉，甚至消失。从微观的地质结构上来讲，商丘市的地质构造支离破碎，仅梁园区境内就存在有三条不同方向的主要断裂带（聊兰断裂带、睢县至曹县断裂带、巨野至宁陵断裂带），此三条断裂带的方向不同，板块构造的下沉速度也不相同，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地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错，所影响的地表表现也就不再相同了。就因为如此，有些在历史记载中并不见得多大的丘陵却依然存在着，如三陵台、青陵台（女郎台）、老君台、陶台等；而有些记载中规模较大的丘陵高地却消失了，如豫滚岩、栖霞岫、百灵山、景毫高地群等。

黄河泥沙的沉积也是造成梁园地貌由丘陵向平原变迁的一个重要外界因素。黄河水患于五代之前对梁园的影响较小，及至五代时期，随着决口与改道的频繁，致使梁园地貌发生了质的变化，一部分高地高岗被泥沙掩埋。就因为如此，汉朝时期以丘陵为地貌形态的梁园地貌最终变成了今天的一马平川。盛唐时期，梁园地貌与汉朝时期的梁园地貌并无根本性差别，黄河泥沙所淤积的多



位于梁园区的清凉寺坐落在清凉台上，清凉台是汉代三百里梁园“七台八景”之一。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摄

是以河谷低地为主。但唐朝时期却是梁园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期，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梁园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有隋唐大运河，北有汴水、沁水，隋唐大运河、汴水、沁水可以沟通南济水与北济水、淮水与长江水系。优越的气候条件，便利的交通优势，优美的自然人文风光，浓厚的文化气息氛围，发达的农业商贸，使梁园成了唐朝文人的向往之所，也成为一部分达官贵人的隐居场所和理想的养老之处。

怀才不遇的高适于宋州躬耕取给，发愤图强，于游历各地之后，再度进京赶考，依然不能登科及第，而后继续耕读宋州，直到他四十六岁时，方才考中进士。关于出身于渤海郡（今河北景县）的高适为何要在宋州种田读书，而不选择在河北景县耕读，于史册中并无明确的解释，若是进行一些猜测与分析，高适在宋州居住一定不是单纯地为躬耕取给，他的目的很可能是于宋州结识人脉，以图崛起。

杜甫的年龄比李白小十一岁，他们于洛阳相见之时，正是杜甫科举失利、名落孙山之时，也是他心中最为苦闷、彷徨失意之时。

供奉翰林的李白虽然是官场失利，却是“赐金还山”，大唐宰相贺知章倾情推荐的传奇，高力士脱靴，杨玉环研墨等一系列举世惊愕的噱头，早已使他名噪天下，文压京华。就这样，公元744年，三个人生不如意的人相聚在一起，便有了“醉眠秋共被，携手同宵行”的传世佳话，便有了饮酒赋诗、骑马射猎、游山玩水，好不快活的一场旷世友谊。于交往之中，三人感慨颇多，高适作《古大梁行》，杜甫作《遣怀》，李白粉壁题诗作《梁园吟》。

就是李白的这一首《梁园吟》，却引出了李白的一段让人羡慕的姻缘佳话。话说李白、杜甫、高适于酒肆相遇，桀骜不驯的李白喝着跟踉跄跄，于潇洒挥毫中写下了激昂昂扬的《梁园吟》，继而发生了宗楚客之孙女宗煜千金买璧的爱情故事。及至后来，李白投奔于王永李李璣，被冠以谋反之罪，幸得宗煜的搭救，方才保全了性命。除此之外，关于李白的诗歌，有一段趣谈好像与你会有关。若是你对李白的诗歌进行统计，你会发现李白诗歌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是“明月”，而有些版本中记载的却是“山月”，至于是何种原因，一部分学者认为李白是为了避开宗煜的避讳，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李白是为了寻找爱情吗？是为了陪着杜甫、高适喝酒吗？更或者是为了准备东山再起，想碰到一个比贺知章（唐朝宰相）更赫赫、更牛的贵人？为了解开这个问题，还需深

次地剖析一下李白，认识一下李白。李白的爱好是什么？喝酒，作诗，舞剑，求仙问道，做官，报效朝廷……喝酒，斗酒诗百篇，几乎贯穿了李白的一生；作诗，挥毫如惊雷，是李白扬名立万的砝码；舞剑，千里不留行，侠客生于骨；做官，傲然风骨在，天子呼来不上船；报效朝廷，建功立业，却阴差阳错地投靠了王永李璣，差点丢了性命。那么问题来了，李白为何客居梁园十年？他的客居梁园是否会和求仙问道有关系呢？说不定还真的有些关系，因为李白的一生有很多敷衍潦草之处，但他对修仙问道一直是认真的、虔诚的，若是以复旦大学教授戴建业的观点论之，这种可能性反而更大。

中国道家圣地很多，若是以时间论之，唐朝以前的并不多，有太白山、昆仑山、老君台……然让修道者得道的地方更少，一般以昆仑山论之，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昆仑山都是圣地，谁也说不准能不能活着回来。然而，人们很难想象的是在中原地区也有一处道家得道的圣地——孟渚泽。

孟渚泽是上古九泽之一，位于现在的梁园区北部、山东省曹县东南部、虞城县北部、山东省单县东南部，于金元明三朝为黄河所淤。在道家的一些历史文献中，有道家始祖老子于孟渚泽悟道成神的记载，亦有庄子于漆园工作，于蒙城之北的南山山（古称景山，今被黄河所淤，或在山东省境内）悟道成神的记载。于是乎，在梁园的孟渚泽便成了李白心中的道家圣地。一直追求道教思想，梦想位列仙班的李白于梁园之地久久不愿离去，他很可能是效仿老子、庄子之举，准备在孟渚泽求仙问道，修成正果。

在李白的帮助下，两个科举不第的小弟弟杜甫和高适转而弃儒随道，竟然跟着他们精神上的带头人李白在孟渚泽一带寻仙、找仙药、炼仙丹。李白是“赐金还山”，名满天下，天下之人向邀，皆是酒肉相待；他为富人家、达官贵人写上一诗一词，皆有真金白银相送；及至后来，他又娶了宗煜，李白的活动经费可以说是非常丰沛的。再看着年岁较大的高适，远离故土，亲朋甚少，除了种地读书外，所有求仙问道的活动经费均以出卖粮食换取，自古太平盛世也是米肉皆贱，高适卖粮食的钱自然是少得可怜了。年岁较小的杜甫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是为求仙问道的经费而整日里忙碌发愁。及至后来，经费严重不足的高适、杜甫只得与家境殷实的李白分道扬镳（与历史记载吻合），高适、杜甫、李白三人各自修仙练道，互不干涉。再往后，高适与杜甫修仙练道很难成就正果，也只得再一次走上科举应试的儒家仕途之路。

驻足梁园，强汉盛唐时期的盛况已经成为往昔，高速发展的脚步又一次交集于诗歌散发的浓厚墨香，青陵台的流水依旧清冷，清凉寺的传说依旧生动，三陵台的烟火依旧鼎盛。



8月2日，夏邑县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开进武警夏邑中队，为武警官兵送去精神食粮。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丰摄